

大日本史

八十二

第一百九十六卷 將軍家臣列傳
 畠山重忠
 第一百九十七卷 將軍家臣列傳
 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
 第一百九十八卷 將軍家臣列傳
 天野遠景 下河邊行平 葛
 西清重 八田知家 首藤經
 俊 金子家忠 熊谷直實

和	書	門
二	〇	二
五	五	五
〇	二	三
冊	架	函
冊	架	函
冊	架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258
冊數	150 (82)
函號	138 105

庫	文
三	八
函	二
二	五
〇	〇
架	架

架冊〇五
 六五歴和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六

淺草文庫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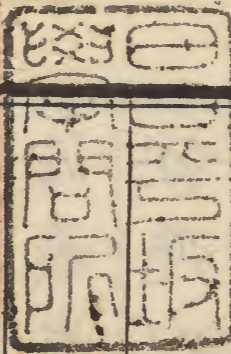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六

畠山重忠

畠山重忠幼名氏王丸武藏人其先出自平

高望子良文良文居武藏村岡生忠賴忠賴



大日本史 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

稱村岡二郎、生將常、為武藏守、生武基、號秩父別當、生武綱、武綱從源賴義討陸奥賊有功、生重綱、重綱為下野權守、武藏留守、所總檢校、號秩父權守、生重弘、重弘生重能、重能為畠山莊司、娶三浦義明女、生重忠、因稱莊司二郎、參取尊卑分脈平氏系圖、畠山系圖、重能從源義平攻源義賢於大藏有功、源平盛衰記、治承四年、源賴朝應以仁王令旨起兵討平氏、伊豆相模豪傑爭先犇附、時重能與弟小山田有重俱在

京師、平氏嫌重能宗人皆屬賴朝、拘留不還、平家物語、以故重忠不從賴朝調發、八月、賴朝據石橋山、大庭景親率武藏相模兵擊破之、重能宗人澀谷重國及有重子稻毛重成與景親共攻賴朝、重忠亦率五百餘騎屯于金江川、時年十七、會三浦義澄和田義盛等將兵助賴朝、途聞賴朝敗而還、徑過重忠陣、義盛大呼調之、重忠謂部下曰、我與三浦氏固無怨釁、然彼先挑戰、我不得不發一矢也、追及

小坪遣使謂義盛曰重忠與卿曹素無纖芥不宜交鋒然以父叔俱在京師故出兵應平氏今卿等屬源氏呼我挑戰我儻不應無辭以謝父叔敢請戰義盛亦使使報曰子之大人為大介女婿子為外孫柰何以孫抗祖且佐殿奉院宣討平氏子今抗之後悔莫及請熟慮之於是重忠部將榛澤成清往義盛陣曰三浦秩父義均一家固宜同休戚附源屬平牽於一時之勢兩家勝敗未可逆料構兵

和議甚非攸宜不如罷兵以全平生之好義盛以為重忠意也乃許之義盛弟義茂不知和議既成躍馬衝陣重忠以為義盛佯和襲我不備乃縱兵擊之義澄義盛來救重忠壯士死者五十餘人○五十餘人據東鑑重忠大怒冒陣而進欲搏義茂義茂射中重忠馬馬斃成清以己馬授重忠與本田親恒俱復申前議兩軍乃斂兵而退源平盛間一日重忠與族人河越重賴等率金子村山諸黨三千

餘騎至相模攻三浦族於衣笠城拔之東平鑑

盛衰既而賴朝軍振引兵至武藏重忠欲往

降之然以有小坪衣笠之釁尢豫不決成清

曰我於源氏有四世之恩平氏則從一時之

權而已至親為敵將家之常近時保元之亂

是也小坪衣笠之戰事出不意以臣料之佐

殿必不深責若遲疑不往必將來擊不如速

往歸也重忠然之乃帥眾赴武藏至長井渡

乞降長井渡賴朝讓曰卿何嚮攻三浦族而

拔衣笠城今來降我不之信儻平氏用卿父

叔為前導則父子接兵乎重忠對曰臣愚蠢

不知去就祇為父叔在京師姑出兵以塞責

耳至小坪衣笠事則非臣本圖將軍問諸三

浦黨則情狀自明賴朝又視其背旗詰曰與

我旗同豈欲相抗乎重忠曰昔者八幡殿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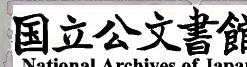
清原武衡臣高祖武綱應徵發先眾而至八

幡殿嘉之賜以此旗命為前鋒武綱遂立戰

功父重能亦揭此旗從惡源太殿滅大藏館

於源氏為休祥故名曰吉例傳而至臣今日
 之舉將軍闢基之始故揭此而來耳賴朝乃
 與土肥實平千葉常胤議之二人曰重忠所
 言甚有條理其人慤實釋而收其用必足以
 制方面否則相武將士皆謂畠山尚不免况
 吾屬乎必不來矣賴朝然之謂重忠曰我平
 天下汝每為我先驅因賜藍皮一張令著旗
 上以識別之畠山氏旗上著小紋藍皮是為
 始既而武藏相模人士來降恐後壽永二年

重能有重從平維盛擊源義仲于加賀營于
 安宅港率騎三百餘○長門本平家
物語作五百餘戰于篠
 原嶽重能見敵涉水督兵而進義仲問樋口
 兼光曰揭赤旗而來者為誰對曰畠山重能
 也義仲曰畠山武藏巨族足為匹敵汝先當
 之兼光張陣而進重能血戰移時交退源平
盛衰
記長門本
平家物語及京師失守平宗盛奉養和帝將
 奔西海以重能有重家屬在關東欲斬之筑
 後守平貞能諫止之參取東鑑長門本平家
物語○諸本平家物語



以為平知

重能兄弟從乘輿至淀宗盛諭二

人東還重能對曰顧家遺公志士所恥固請

從行宗盛不聽重能等不得已辭去源平盛

終屬源氏有重後在鎌倉賴朝殺一條忠賴

有重與子稻毛重成榛谷重朝參預其事東鑑

○重能事跡是後不復見諸書無所考三年賴朝遣弟範賴義

經討義仲重忠將五百餘騎從義經赴宇治

義仲聞東兵大至遣將士撤橋板拒守源平盛衰

記平家物語東軍不得濟義經欲觀諸將意議曰

待水勢衰而濟乎將易路而由淀芋洗也重

忠進曰河流慄疾人所稱道非暴至者春時

雪消水漲有增而無減治承之戰足利忠綱

涉之非鬼非神彼亦人焉爾重忠請為諸軍

試之乃誠厲士卒亂流而濟重忠馬中矢乃

潛行水底大串重親失馬而溺扶持投之岸

上乘副馬而進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曰

幸親望其容貌謂此非範賴必義經也擊弓

射之誤中其馬重忠肩馬潛行水底幸親曰

大將今誤第一發不可復射乃諸軍繼濟大

自屏盾後與此差異未知孰是

戰敗之、義仲從弟長瀨義員出逆重忠、重忠
 揮刀直進、義員不戰而走。○諸本平家物語
 義員作重綱、如白
本作重經、云
 為重忠所獲、進入京師、與義仲戰六條河原、
 斬其將二河賴致、義仲敗走、於是重忠從義
 經俱謁法皇、諸軍追擊義仲、重忠恐其或逸、
 義仲亦率兵躡之、及三條河原、隔河射戰、義
 仲稍卻、重忠遂濟河、時有一騎兵力戰衝陣、
 重忠問成清曰、彼健鬪者誰也、對曰、是義仲
 妾鞞繪者、今井樋口之妹也、重忠笑曰、彼義

仲所愛、我當生擒之、搗兵馳之、義仲來救、接
 戰數合、重忠迫捉鞞繪鎧袖、鞞繪揮鞭疾馳、
 馬騰袖斷、重忠釋而去、範賴義經之擊平氏、
 重忠在範賴部下、及梶原景時屬範賴、重忠
 惡其驕肆、愧受指揮、且服義經材武、遂屬之、
 義經喜曰、重忠武力無儔、以此代景時、利甚
 大矣、重忠從義經踰鶉越、攻平氏於一谷、有
功源平盛
 衰記文治三年、伊勢神人員部大領家
綱○家綱
 姓關訴重忠目代鈔暴神戶、賴朝怒削

重忠采邑、拘於千葉胤正第、重忠絕食七日、杜口不言、胤正以告、賴朝大驚、釋而召見、重忠拜謝、乃謂等列曰、凡受邑土者、宜擇日代、吾常以清潔律身、今任不良之人、自速此辱、賴朝命復其本領、但奪伊勢沼田御厨、賜吉見、賴綱、重忠還武藏、梶原景時乘間譖曰、重忠怨望、鳩集宗族、據菅谷而叛、賴朝召結城朝光下河邊、行平等議之、朝光曰、嚮重忠以日代之姦宄、暫遭譴怒、當此之時、唯自引咎、

曾無怨色、其人天資忠直、敬神慕義、決非懷異圖者、宜召致之、面察其情狀、賴朝然之、以行平與重忠友善、遣而召之、行平往告其狀、重忠大憤、恚曰、我有何缺望、自棄舊勳、忽爲叛人、赤心奉公、幕下所知、而爲讒口所陷、無由自明、子銜命而來、欲誅我也、引刀將自殺、行平遽止之曰、子常自稱不譎、何今逆詐之至此、以信接人、我豈讓於子邪、子爲將軍之胤、我亦四代將軍之裔、適足相敵戰、以決雌

雄何用詐謀陷子乎、重忠乃勸杯酒、盡平生之歡、遂與行平俱至鎌倉、因景時陳謝、景時曰、子如實無反謀、宜上誓書、重忠曰、若人謂我恃勇掠奪貨財、則我深愧之、今枉得叛名、適足見其勇耳、雖然、我遭源氏之興、委身幕府、未嘗懷貳、而忽罹讒謗、實出不幸、我心與言無二、何煩誓書、且盟誓所以防姦詐、如我赤心、幕下所知、子以是白之、景時入言、賴朝默然、及召見、唯敘寒暄、無一及糾問、事遂釋、

五年、賴朝親將擊藤原泰衡、重忠爲前鋒、進營國見澤、泰衡壁熱、借山、山下掘塹、廣五丈、引遇隈、流瀦之、使其庶兄西木戶國衡守、重忠先發、役夫填塞隍、塹以通攻路、泰衡將金剛別當秀綱率兵數千陣于山下、重忠與小山朝光加藤景廉等進擊破之、秀綱退歸大木戶、與國衡合、賴朝令軍中明日踰山、其夜三浦義村、葛西清重等七人欲先登、夜潛過重忠營下、成清告重忠曰、公爲前鋒、結營於

此諸將爭先、挺身競進、請遮留之、否則訴之
幕府、以軍法從事、重忠曰、我已爲前鋒、假令
他人卻敵、我亦不爲無功、且燒人之先登、非
我所欲也、不如坐收其功、乃佯爲不知遣之、
清重等果格鬪、多獲首級、旦日賴朝薄大木
戶、國衡力拒、重忠與朝光等擊大敗之、奧軍
崩潰、國衡逃走、和田義盛射中其膊、大串重
親追迫斬之、重忠以其首獻賴朝、語在義盛
傳、泰衡遂爲部下所殺、傳首至行營、賴朝使

重忠義盛檢焉、宇佐美實政生獲泰衡驍將
由利維平、時天野則景後至下手、及獻捷、二
人爭功不決、賴朝竊命認二人鎧馬、使景時
問維平、景時謂維平曰、汝泰衡驍將、必無僞
飾、向擒汝者、擐何甲、維平怒其倨慢、張目曰、
汝佐殿家人、何言之傲乎、故御館鎮守府將
軍之嫡統、汝主猶不宜爲此稱呼、况汝與我
等夷、乃敢出此言乎、運窮就擒、勇士之常、我
卒不對汝問矣、景時愧赧、報賴朝曰、醜虜極

口慢罵、無復它語、賴朝知景時無禮、更命重忠、重忠親為設坐、徐問曰、武夫為虜、自古有之、不足以為恥、雖我二品亦嘗受辱六波羅、然一旦崛起、蕩平天下、足下雖在禁虜、豈終淪沒、足下驍名冠六郡、故將士以獲足下為功、相爭不決、此輩優劣、係足下一言、執足下者、鎧馬何如、願聞之、維平曰、足下非所謂畝山殿邪、應接有禮、不類前人驕傲、不得不為足下言、捉僕者擐黑絲甲、騎鹿毛馬、其後眾

人蝟集、無所記憶、重忠入報之、賴朝乃知為實政、遂屬維平於重忠、善遇之、陸奧平定、賴朝論功行賞、三浦義村等賞賜頗厚、賜重忠葛岡郡、其地狹小、重忠竊語所親曰、我雖承前鋒命、而大木戶之戰則他人先我、我知而不禁者、欲分功於等夷耳、見其疇賞、果如我意、東鑑賴朝嘗分將士座次為三行、重忠與三浦梶原同為第一、其見重如此、源平盛衰記賴朝薨、賴家嗣立、以重忠忠直、遺言保護焉、建仁

二年賴家密命比企能員圖北條氏事露北條時政誘殺能員能員子姪女婿據世子一幡第拒守重忠與義盛等諸將從北條義時攻之敵兵殊死戰諸將稍卻重忠簡精兵衝突敵不能支火宅而死元久元年實朝娶婦重忠長子重保與北條政範等往京師迎之重保候平賀朝雅重忠朝雅俱時政女婿而重忠妻其前妻子也重保與朝雅飲而忿爭坐客和解而止朝雅猶蓄餘怒惡重保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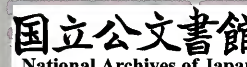
於妻母牧氏牧氏銜之陰構於時政時政欲殺重忠與稻毛重成謀重成承意告重忠謀叛於是時政竊與義時時房議二子諫曰重忠屢建勳績專秉忠直故將軍素知其誠款託以後嗣而能員之難去彼附我豈非重子婿之好邪今有何怨懟驟蓄異圖大人輕信單辭暴加誅殺如或悔之其可追乎先覈其真偽然後圖之亦未晚也時政怫然而起牧氏聞之使人謂義時曰重忠異謀已成吾憂

禍及家國、告之遠州、何意汝阿姦回、曲庇重
忠、豈以繼母故、欲令吾爲讒人乎、義時懼而
從之、先是稻毛重成以計召重保於鎌倉、時
政以實朝命遣兵圍重保第、重保奮戰而死、
重成又遣其子某於菅谷、紹重忠曰、鎌倉有
變、宜急來會、重忠信之、將赴鎌倉、時重忠二
弟長野重清在信濃、重宗在陸奥、以故不相
從、重忠纔率百三十餘騎就道、鎌倉募嚴、義
時時房總督諸將、分道赴武藏、從軍甚夥、彌

滿山野、重忠進抵二股川、始知重保遭害、義
時來擊、親恒成清謂重忠曰、大兵奄至、勢不
可當、不如還武藏、據要害拒之、重忠曰、臨難
忘家、大將本意、況重保既死、我有何顧戀而
歸鄉里、嚮者梶原景時畏死逃亡、暴骸道路、
爲世所笑、我旣無異志、豈踐其覆轍乎、於是
屯兵鶴峯、安達景盛率野田與一加治宗季
等七人、挺衆來進、重忠望見曰、景盛我弓馬
友也、乃麾其子重秀當之、格鬪數合、重忠摧

銳破堅、殺傷過當、宗季以下壯士多死、及晡、
重忠中愛甲、季隆矢而死、時年四十二、死非
其罪、人皆嘆惜、○愚管鈔曰、軍人憚重忠、勇
猛、不敢逼近、重忠遂自殺、
麾下眾或戰死、或自殺、東鑑重忠多兵、世雄於
武藏、勇武絕倫、受賴朝顧託、輔賴家、時政雅
忌之、欲因事除之、故及於禍、參取東鑑、愚管
鈔、保曆間記、
義時傳首鎌倉、時政問軍中顛末、義時曰、重
忠親族多在他所、所率不過百餘騎、以是觀
之、非謀叛者、豈讒構至此乎、太可憫傷、時政

默然、是日稻毛重成及子小澤重政、弟榛谷
重朝、重朝子重季、秀重、竝皆所殺、重忠天資
敦厚、以冲退自守、東鑑然有威嚴、等輩值重忠
在傍、雖夏月避暑、肅然改容、其為人所敬憚
如此、愚管鈔初訪僧高辨於柁尾、將造其居、高
辨之徒遙望煙塵、謂京師火、高辨曰、不然、當
有勇士來、是其兆也、有頃重忠至、談華嚴而
去、東鑑又有異力、有長居者、自負其幹力、曰、當
今我力冠關東、所慮者唯有畠山二郎而已、



賴朝疾之、令重忠角力、重忠壓長居肩至地、
 骨碎氣絕、古今著聞集賴朝創永福寺、諸將手自
 營築、重忠與佐貫廣綱、城長茂等自挽棟梁、
 其功敵役徒數十人、重忠捧持大石一丈許、
 置之池中、賴家使波多野盛通捕景時、黨勝
 木則宗、盛通從後抱則宗、則宗素多力、便抽
 右手引刀、將刺盛通、重忠適在側、伸左手握
 則宗臂、骨碎、盛通遂縛獲之、賴家賞盛通、有
 真壁紀內者、常與盛通不相得、乃告賴家曰、

捕則宗者重忠、非盛通也、賴家名問之、重忠
 曰、臣實不預、退責紀內曰、凡為士者、以無邪
 心為貴、吾子有怨於盛通、盍言躬自獲之、盛
 通驍勇、非假手於重忠者、其與物不競、皆此
 類也、東鑑初賴朝有駿馬曰生啜、及討義仲、諸
 將士多欲得之、賴朝斬而不與、賜之佐佐木
 高綱、軍進抵富士川、重忠次于田子浦、遙聞
 馬嘶曰、異哉、是生啜也、何人賜之、從者曰、我
 馬數千、逸足亦多、而公斤言生啜、不亦泛乎、

以蒲殿梶原之強請、猶不得賜、況餘人乎、衆亦竊笑之、重忠曰、我耳不惑、汝等待之、言未畢、生喞果至、衆服其聰辨、源平盛衰記子重保、重秀、僧重慶、重保稱六郎、先父見殺、重秀稱小二郎、與父同死、僧重慶、建保初在日光山、陰聚亡命、事聞鎌倉、實朝遣長沼宗政捕之、宗政斬首獻之、實朝怒曰、重忠罪不至誅、我甚愍惜、其子為僧、縱有所謀、又何能為、我欲生致質、其真偽、汝何不先請、而專誅殺乎、乃罰

停府參

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七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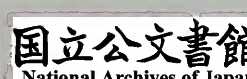
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七

和田義盛 子義秀 孫朝盛

梶原景時 子景李

和田義盛三浦義明孫也 和田系圖源父義



宗長寬二年攻安房長狹城被創還家而死

長門本平義盛居和田因氏焉稱小太郎和田

家物語義盛為人豪勇多力善射平家物語源及源賴

朝軍于石橋與叔父義澄等赴之途聞賴朝

敗奔回軍眾以畠山重忠在路欲從間道避

之義盛不聽徑過重忠陣大呼曰我是和田

小太郎義盛也聞佐殿敗回軍子等能過則

過之重忠大怒追及于小坪坂義盛謂義澄

曰叔當分兵據鎧磨結陣而待義盛下坂逆

敵力戰以決雌雄敵兵少退夾擊破之義盛

若不利則退與叔軍合進退兩利義澄從之

重忠使人請戰重忠部將榛澤成清說義盛

和解義盛許之將罷兵而歸先是義盛弟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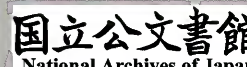
茂以事往鎌倉義盛遣使告重忠兵至義茂

聞報馳歸三浦兵望見麾而止之義茂不知

和成直衝重忠軍義盛更命貼傘連招義茂

不曉奮戰愈力義盛不得已帥兵馳援之義

澄亦出鎧磨赴之路極狹隘眾魚貫而進重



忠軍望見以為援兵大至，散走者多。義盛等乘勝進擊，重忠部將本田親恒、榛澤成清又申前議，義盛乃罷兵而還。入衣笠城，以其地不便守戰，欲守奴田。義明不聽，語見義明傳。間一日，重忠率江戶、葛西等族來攻，三浦黨拒戰不利，乘夜走安房。海上遇賴朝，相見懽甚。岡崎義實告義忠隕命，義澄亦白義明死節狀，歔歔嗚咽。義盛進曰：「人誰不死，况戰士以死自期，悲泣何為？」今顛沛之際，君臣相遇，

宜商略大計，立取富貴。鄙語曰：「願食者先噉，往歲上總介藤原忠清領東國侍奉行，諸士日夜伺候其門，承色拜趨，威權甚重。義盛常歆羨之，異日君成大功，願得補此職。」賴朝笑而諾。源平盛衰記及東國漸平，論功行賞，遵舊約擢義盛補侍所別當，以故征討密議，莫不預知。東鑑後從源義經擊源義仲，又攻平氏於一谷。壽永三年，從源範賴赴西海，參畫軍事。壇浦之戰，又隸義經，率部下兵，離陣獨進，親執

弓矢遙射海上船一矢及二百餘步著平知

盛船舷箭幹甚偉知盛見而大駭義盛頗誇

其能揚扇麾海上知盛命仁井親清親清從平家物

語○本書射之矢汰義盛兜鍪傷後騎軍中

笑其卻為敵所射義盛恥之乘輕舸進射多

所殺傷源平盛文治五年從賴朝攻藤原泰

衡破熱借山軍泰衡庶兄西木戶國衡退走

義盛追及之國衡旋騎控弓將射義盛先注

射中其左膊國衡被創而走畠山重忠部下

獲其首獻之賴朝甚悅義盛進曰臣實射殺

之重忠不服賴朝命取國衡鎧檢之鏃孔甚

大非他人所及重忠不敢爭建久元年賴朝

朝于京師奏官功臣十人義盛任左衛門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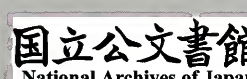
數年又增加食邑結城朝光為梶原景時所

讒義盛等勲舊六十六人作連名書辨其誣

枉罪狀景時就大江廣元請啓賴家廣元意

欲和解過不得通義盛詰其遲滯廣元以實

對義盛讓曰卿為關東耳目畏景時而抑眾



怒、豈理也哉。聲色俱厲。廣元許諾。書遂上。景時由是獲罪。初景時欲補侍所別當。以義盛居職未得便。時其遭喪數日不出。請暫假其職。言之甚切。賴朝難違其意。遂許之。待義盛之出解之。而景時巧詐百端。不肯解職。至是義盛復職。後請任上總國司。實朝稟政子。政子曰。故將軍有制。諸士不得任牧守。今任之者非我所知也。實朝猶豫不決。義盛再裁書。就大江廣元請之。詞甚激切。實朝報曰。我有

所思。姑俟之。義盛喜謂必得所望。而三年不得。義盛使子義直謂廣元曰。所請不獲。願還前書。廣元以告。實朝怒其輕慢。然以其宿老優容之。實朝嘗選近臣有勇力者。番直便室北面。又欲擇老練戎事者。以備顧問。特命義盛及伊賀朝光同直焉。建保元年。泉親衡謀滅北條氏。義盛子義直。義重。姪胤長。黨之。事覺。見收。義盛時在上總。聞變。馳歸。直上謁幕府。自敘已家功勞。贖二子罪。實朝釋之。義盛

大悅而出。明日又率宗族九十八人詣幕府，
列于南庭。就廣元切請赦胤長。實朝以其為
首謀不聽。北條義時命金窪行親安藤忠家
縛胤長屬法吏。三浦族盡覩之。義盛深愧之。
杜門不出。胤長遂謫陸奥。其第在荏柄。近幕
府便出入。近臣多欲得之。故事沒入第宅者
皆賜其同族。故義盛就五條局請之。實朝聽
焉。義盛大喜。遣人守其家。未幾更賜北條義
時。義時割與行親忠家。遂守者。義盛聞而怒。

由是忿怨相深。潛圖滅北條氏。聚親戚朋友
日夜計議。歲餘與土屋義清橫山時謙古郡
保忠等相結。欲待時發。會義盛逐所崇信僧
人咸異之。以謂佯為放逆。潛詣伊勢祈軍事
於大神宮。流言噉噉。內外疑懼。實朝使橘公
氏于其家廉察之。義盛出接之。誤落烏帽。其
狀似隕首。公氏以為凶兆。義盛謂公氏曰。吾
家以故將軍之元從。恩遇優渥。言無不聽。請
無不許。故將軍棄世。未二十年。所言不從。所

請不許、無復面目立于世、是以不出、豈謀反
哉、時保忠、義秀等在内、檢閱器仗、然氏粗察
之、還告狀、於是幕府下令召集將士、再遣刑
部丞藤原忠、李諭、義盛罷兵、義盛報曰、臣非
有怨於幕府、義時蔑視故舊、傍若無人、子弟
輩恚之、欲往問狀、臣數諭齊不聽、衆議既決、
非臣力之所能制也、後數月、遂舉兵、義時聞
之、入幕府、乃救幕府南門、分攻義時、廣元家、
既而合圍幕府四面、義秀排門而入、其鋒甚

銳、衆不能支、俄府中火起、炎焰漲天、義時奉
實朝出避之、使子泰時拒之、義盛兵殊死戰、
昏至曉、勝敗不決、泰時勵衆力戰、義盛兵疲、
矢盡、退軍于前濱、府兵乘勝追擊、絕其餉道、
義盛飢困、會橫山時兼率兵來援、義盛兵又
振、擊走府兵、欲復攻幕府、泰時時房等分扼
諸路、義盛不能進、會義直戰死、義盛哀慟曰、
吾事已矣、戰勝亦奚為、神思昏惰、為江戶能
範從兵所殺、時年六十七、

○保曆間記云、義盛與泉親衡同舉

兵以建曆二年敗死、誤、軍遂潰散、闔族死亡、唯義村兄

弟以歸幕府得免、東鑑長子常盛稱新左衛門、

次義氏稱二郎、次義秀、次義直稱四郎左衛

門、次義重稱五郎兵衛、次義信稱六郎兵衛、

次秀盛稱七郎、次義國稱八郎、皆與父同死、

義秀獨脫、東鑑和田系圖、義國據系圖、○尊卑分脈云、常盛死于承久之亂、

義秀稱朝夷名三郎、驍勇矯健、膂力絕倫、賴

家嘗遊小坪、聞義秀善泅、欲觀其技、義秀入

海游泳、往還數遍、遂深沒不見、少選捕三鮫

魚而出、眾皆驚愕、及義盛攻幕府、義秀排門

進入南庭、力戰搏鬪、勁捷如神、所向無前、擊

殺五十嵐小豐次、葛貫盛重、新野景直、禮羽

蓮來、高井重茂等、傷北條朝時、遇足利義氏

于政所橋、欲與之搏、義氏躍馬踰隍、義秀馬

疲不能踰、轉從橋上追之、鷹司冠者朝秀遮

擊義秀、竟逸義氏、義秀欲復向幕府、遇武田

信光于若宮大路、將接戰、信光子信忠欲救

父、馳當義秀、義秀心嘉之、舍而不校、小物資

政轉鬪而前、義秀擊殺之、凡當其鋒者、莫不
隕命、古郡保忠土屋義清亦賈勇死戰、所向
披靡、府兵殆不能支、既而義清中流矢死、義
盛兵敗、保忠亡、至甲斐、自殺、義秀帥五百人
駕船走安房、不知其所終、或曰戰死、時年三

十八、東鑑○按安房有朝夷郡、蓋義秀初居
此、故以為號也、相傳義秀逃來于此、遂

赴高麗、平氏系圖亦載此事、延寶中使、人問
義秀事蹟於對馬守宗義、真質之朝鮮、報曰、

朝鮮釜山浦絕影島義秀祠、見在、土人時祭
之、東鑑義秀朝盛載死籍中、而朝盛實不死、

事見安貞元年、如義秀亦或然乎、但以義
秀為鞆繪所生者、誤說見今井兼平傳末、常

盛子朝盛、平氏系圖

朝盛為右兵衛尉、平氏系圖稱新兵衛尉、有膂力、

練達戎事、好和歌、善蹴鞠、為源實朝所親昵、

及義盛舉兵、朝盛心知其非、不能諫止、深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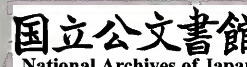
為憂、將為僧逃避、其夜入謁實朝、會實朝月

下開宴、朝盛作和歌上之、實朝甚稱賞之、面

賜數所地頭職、朝盛拜而出、不歸家、直詣僧

舍、薙髮改名實阿彌陀佛、赴京師、留書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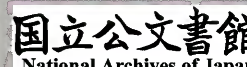
曰、近日之議、勢不可中輟、犯君不忠、遺親不



孝忠孝不可兩全故捨世事而委身釋門耳
朝盛為適孫長於軍事義盛欲賴濟事聞之
大驚如失左右手命義直追之及於手越驛
乃曉譬之與俱還鎌倉實朝未知義盛有異
謀聞而甚憫之使人慰問義盛及其還又遣
使召入朝盛披僧衣上謁其寵眷如此既而
同親族攻幕府兵敗脫走○按本書以朝盛
載死籍中而前書
其遁去則載死籍者
蓋一時傳聞之誤也承久之亂屬官軍東
鑑官
軍敗績潛匿得免安貞元年就擒於京師東
鑑

漏脫 義盛弟義茂 平氏
系圖

義茂稱小二郎驚猛多力小坪之戰不知和
成率七騎深入鏖戰敵兵披靡及義澄自鎧
磨出兵重忠兵益散走義茂意氣揚揚獨杖
弓而憇重忠部將綴太郎與弟五郎以驍勇
聞離羣同進注矢將射義茂曰何不相搏決
勝負太郎棄弓矢而進義茂捽倒之斬首五
郎繼進義茂又斬之太郎子小太郎射義茂
義茂佯為被創謂曰汝矢不能洞我鎧我奔



馳兩日、困憊不能戰、汝宜手刃以報父讐、
太郎信之、揮刀進擊、義茂急起捉之、又斬之、
提三首上馬、大呼曰、欲戰者來、重忠怒將親
搏之、義茂射倒其馬、義盛、義連等來援義茂、
重忠殆不免、既而解散、祖義明聞而喜、予佩
刀賞之、源平盛衰記及賴朝平定東國、足利俊綱
黨于平氏、賴朝使義茂擊之、義連及葛西清
重、宇佐美實政副之、未至、俊綱家眾桐生六
郎、斬俊綱而降、義茂馳使傳首於鎌倉、并縛

送六郎、東鑑後墜馬而死、和田系圖子重茂稱高井

三郎、武力邁人、及義盛舉兵、獨歸幕府、與義

秀遇、相搏墜馬、不克而死、時府兵能與義秀

相抗、俱墜馬者、唯重茂一人而已、人嗟惜之、

義茂弟義長、生胤長、胤長稱平太、東鑑以善射

聞、和田系圖嘗從賴家獵伊豆、斬巨蛇於窟中、東鑑

及義盛死、實朝殺胤長於陸奥、東鑑和

梶原景時稱平三、東鑑父景清稱五郎、平氏系圖三浦

系、鎌倉景政之後也、源平盛衰記○系圖諸

梶原、或云高祖鎌倉權大夫景茂始稱梶原、而與景政別族、但平氏系圖一本為景政後者、與本書一谷戰、為人材武狡、獍隱、有口條合、故今從之。

辯、嗜和歌、源賴朝起兵於伊豆、景時從族人、大庭景親聚兵攻之、賴朝戰敗走土肥杉山、景親等率眾踵其後、賴朝與土肥實平潛匿山中、景時知而不言、給景親曰、此處無人跡、乃俱登傍峯而去、賴朝因得脫。○按源平盛衰記所載與此異、說見賴朝傳、及賴朝聲勢漸振、關東將士望風服從、景親懼而來降、賴朝殺之、景時就實平

乞降、賴朝赦而舉之、愛其才幹、日親任之。東鑑

及殺平廣常、密命之、景時、景時設計、與廣常

雙陸、伺間斬其首、賴朝壯之。愚管壽永三年

源範賴、源義經率諸將討源義仲、景時隸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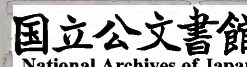
經軍。源平盛衰記範賴、義經及安田義定等馳信

報捷、倉卒間諸將所報、多不詳審、獨景時書

備具生虜姓名首級員數、賴朝再三稱善。東鑑

是月遣範賴、義經攻一谷、以實平為侍、大將

屬範賴、以景時屬義經、監軍事、初畠山重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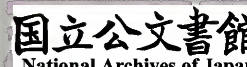


從義經至京師、後隸範賴、景時恃寵輕易將士、獨專軍令、義經不悅、景時去屬範賴、實平代屬義經、重忠亦恥受事於景時、帥眾屬義經、○按東鑑景時重忠俱在範賴部下、考前後文不記其更替、今據本書舉其詳焉、

景時率諸子向城東門生田森、範賴謂景時曰、城險而堅、今我兵寡、不可猝拔、宜待後繼、景時傳令軍中、源平盛衰記子景高聞之曰、將軍號令何誤、夫臨戰陣、不顧親子、競先而進者、武夫之常也、豈可待他人繼至而坐視其戰

哉、南都本平家物語乃挺身薄城門力戰、於是景時

帥長子景季等五百餘騎、謹譟而進、城兵二千餘騎圍擊之、血戰而退、景季深入、景時謂為敵所獲、勒兵二百餘騎復入城中、大呼奮擊、城兵崩駭、無敢近者、乃與景季相值、景時大悅、躬自搏戰、手斬城兵真鍋四郎、乃歛兵而退、世傳謂之梶原二度驅、是時景時折梅花挿腋、平氏諸將望見、稱其風流、南都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曰、景季挿梅花於腋而戰、時有一人稱本三位使、唱一句



曰、古知奈區毛、美由流毛濃加奈、佐久良我利、景季下馬、賡成曰、伊計登利斗羅牟、多迷斗於母弊波、與此不同、文治元年、義經將擊平氏於鎮

西、治舟師於渡邊福島、景時欲船設逆櫓、義

經黜其議、景時銜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渡邊福島據平家物語、

義經纜帥舟師五艘、冒風濤抵屋島、攻而拔

之、後五日、景時等軍二百餘艘繼至、義經進

攻平氏於海上、景時請為前鋒、義經不許、景

時評語曰、此人非將帥之器、義經大怒、將手

刃之、景時起曰、吾唯以鎌倉殿為主君耳、叩

刀而前、三浦義澄等遮隔其間、解諭而止、平家

語物景時害義經功、奉書於賴朝、報軍中奇瑞

曰、屋島城陷日、神兵現於我陣、三月二十日

夜、臣之從者夢石清水神使示書曰、至未日

平家死矣、既而果然、又參州軍人獲巨龜、參

州繫簡放之、及平氏滅日、龜泛我舫前、有白

鶴翔舞船上、又有白旗一旒見空、須臾消滅、

是非神明祐我者邪、然判官自以為功、高自

矜伐、不恤軍士、人人危懼、臣屢諫之不聽、反

觸忌怒、常欲因事中傷臣、臣願得蚤還鎌倉、
賴朝得書而怒、西海平定、景時還鎌倉、尋與
土肥實平同為近畿總追捕使、初賴朝與叔
父備前守行家有隙、行家去賴朝、依源義仲、
及義仲敗、義經鎮京師、與之密相往來、賴朝
益疑義經背己、乃使景季傳命義經討行家、
而偵伺義經動息、景季還報曰、初造豫州、豫
州稱疾不見、銜命至密、不可以人通、故經一
兩日造之、豫州乃梯几引見、面貌憔悴、有灸

瘡數所、臣傳嚴旨、豫州曰、行家非偏裨所能
制、吾待病愈徐圖之、卿宜以此反命也、賴朝
曰、彼黨行家、故詐稱病耳、景時從而媒蘖之
曰、臣揣度其情實、不為無謀人、一日不食、一
夜不眠、身已憔悴、雖灸幾所、瞬息可灼、經日
而見、得非構計詐病乎、其黨備州、無可疑者、
東鑑景時又讒曰、方今平氏殲滅、天下之權在
將軍、臣竊料驍勇智謀、天下無判官之對、拔
一谷、陷屋島、英謀奇策、冠絕一世、他日為將

軍患者必此人也、賴朝聽信其言、召會諸將、議擊義經、諸將箝口、無敢對者、賴朝不憚命之景時、景時自圖不敵、遜辭曰、將軍使臣討判官、非計也、臣素與判官有隙、若遽西上、判官聞之、必將邀擊、適足損將軍之威、制人者以不戰而勝為上、願命之他人、出其不意、源平殺、於是釁隙益甚、後遂陷義經者、皆景時之謀也、東鑑、源平畠山河越等諸將莫不惡之、盛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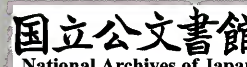
源平盛衰記 正治元年賴朝薨、賴家嗣職、景時譖結城朝光於賴家曰、朝光常懷怨望、誹謗當世、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言、是何等語、宜蚤除之、朝光聞而大懼、造其所善三浦義村問計、義村乃與和田義盛等相議、悉會耆宿於鶴岡社、同盟連署六十六人、訴景時誣告、中原仲業文墨之士、與景時不相能、因使其作疏、草成讀之、至養雞者不畜狸、義村擊節歎賞、賴家以其書示景時、景時不能辨晰、將親族

奔其邑其宮子景茂有寵於賴家獨留鎌倉
 賴家宴於比企能員家景茂從之賴家謂之
 曰汝父擅權陵蔑諸將諸將皆怒時仲業行
 酒景茂對曰臣父游荷故幕下殊遇幕下謝
 世後上失所賴今何所恃而縱肆哉仲業筆
 端利軼鋒刃辭色不撓人稱其對未幾景時
 潛還鎌倉賴家怒使義盛等逐之毀宅捨永
 福寺景時復走一宮竊設戰備明年正月舉
 族赴京師賴家遣能員等追擊景時父子行

到駿河清見關會蘆原小二郎飯田五郎等
 羣聚習射將歸見而怪之欲殺之景時馳而
 過衆急追之景時度不可免還戰狐崎斬飯
 田四郎既而吉香友兼友兼名據尊卑分脈吉川家傳等來
 擊父子皆敗死明日衆獲景時父子首於山
 中梟之路先是景時謂子弟曰駿河吉香友
 兼勇冠一國吾得過其門則無復可患焉果
 爲所殺景時弟刑部丞朝景因北條氏降賴
 家赦而不罪後與義盛作亂敗死初景時蒙

謹謀立武田有義為將軍、竊通書於有義、有義許之、有義弟信光將按驗之、至有義宅、有義覺而逃去、賴家又聞勝木則宗黨景時、收而鞫問、則宗服曰、景時使臣移書西海黨類曰、景時奉密敕管鎮西、宜來會京師、於是景時叛謀愈露焉、景時怙賴朝父子之寵、欺岡陵侮無所不至、遂取破滅矣、子長景季、次景高、景高稱平二左衛門尉、景高二子長景員、稱荻野二郎、次景繼、稱三郎、罹家門禍、沈淪

編戶、及實朝襲職、愛其謹慤、竝召之幕府、景繼嘗侍實朝、誤滅燈火、即夜亡命入永福寺為僧、實朝憐之、遣使曉喻、景繼不見使者、晦跡而去、承久元年、實朝行大臣拜賀、預定隨兵、小山朝政及弟結城朝光在選中、而丁家艱、更以景員及二階堂行村代之、賴朝嘗定令、凡選隨兵以譜第弓馬容儀三者不備、竟不得預、景員仕途淹滯、特中此選、時人榮之、次景茂稱三郎兵衛尉、有子曰家茂、與土屋



宗遠有隙承元中為宗遠所殺次景國次景
宗次景則次景連竝與父俱被殺東鑑
景季稱源太為左衛門尉最善騎射賴朝嘗
選親臣十人直寢室景季預焉東鑑賴朝有
二駿馬曰生啞曰磨墨及遣諸將討源義仲
景季面請賴朝曰戰陣所貴無過於馬臣無
健馬願賜生啞直濟宇治河先登破敵賴朝
以景時嘗有德於己難拒其子之請然意惡
其不遜乃謂之曰生啞我所備緩急諸將累

請不與磨墨亦駿逸今授之汝景季拜謝而
出既而賴朝以生啞賜佐佐木高綱景季與
諸將赴京師行抵駿河浮島景季視諸將馬
皆不及磨墨乃謂金子家忠曰此馬骨法如
何家忠稱贊不容口景季大悅適見生啞來
以為所賜必範賴義經否則獻法皇也就問
馬卒乃云賜佐佐木高綱景季忿然曰將軍
何待士之偏邪吾當與高綱交刃而死高綱
尋至以溫言給之景季意解及抵宇治河繼

大日本史卷之百九十八
列傳
十一

高綱先登一谷之戰與父弟俱力戰斬菊池

高望源平盛衰記文治中從賴朝擊藤原泰衡軍

至白河關賴朝奉幣於關明神謂景季曰汝

得無思能因之疇昔乎景季即對以和歌景

季與父景時弟景高竝善和歌其所作多在

人口東鑑源平盛衰記與父同敗死年三十九東鑑

出源平盛衰記與父同敗死年三十九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七終景季與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八終景季與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八終景季與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八終景季與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八終景季與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八終景季與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八終景季與

將軍家臣仁田忠常

天野遠景仁田忠常

下河邊行平弟政義

葛西清重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八
列傳
十一

大日本書紀 卷一百九十八

八田知家

首藤經俊 弟俊綱

金子家忠

熊谷直實

天野遠景姓藤原、出自木工助為憲、祖景澄

稱入江權守、○尊卑分脈、景澄父父景光稱

藤内、世居伊豆天野邑、因氏焉、遠景初為内

舍人、天野系圖亦稱藤内、尋為民部丞、東鑑、天野系圖源

賴朝起兵、遠景往屬焉、與工藤茂光土肥實

平等俱擊平兼隆有功、石橋之役、賴朝窘急、

遠景與諸將力戰數合、賴朝遂得脫、既而伊

東祐親將赴駿河、戮力平氏、遠景覺之、生禽

祐親、抵黃瀨川、會于賴朝、東鑑壽永中、賴朝欲

使源義仲送子義高質於鎌倉、命遠景及岡

碕義實、往越後說義仲、遠景見義仲、曲陳利

害、義仲從之、遂護義高而還、源平盛衰記三年、賴

朝欲殺一條忠賴、誘致之府、張宴行酒、豫命

工藤祐經斬之、臨期、祐經有難色、小山田有

大日本書紀 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 三

大日本史 卷一百九十八 五十一
重察之、搗其二子進將擊之、賴朝又命遠景、
迫殺忠賴、忠賴從士山村小太郎等、露刃衝
突、守衛兵士多被創、小太郎將擊遠景、遠景
擲魚板仆之、從者就斬之、是歲從源範賴擊
平氏於西海有功、賴朝賜書嘉之、尋爲鎮西
守護、文治二年爲筑紫奉行、又爲數所地頭
職、及源義經西奔、賴朝疑其支黨有匿鬼界
島者、三年遣宇都宮信房於鎮西、令與遠景
俱擊之、先是薩摩人阿多忠景獲罪匿於島

中、詔筑後守平家貞討之、

○本書作家
真、今訂之、風濤

險惡、不能進而還、至是遠景遣人至島偵探、
具得要領、四年上書賴朝曰、臣既使人伺鬼
界島、攻取實爲不難、因募鎮西兵士、應者甚
鮮、信房欲徑往襲之、臣以其兵寡固止之、願
賜教書以發、會攝政兼實等聞之、諭賴朝曰、
外征之師、近世無聞、恐有害無利、卿宜思之、
賴朝乃止、已而信房具圖海路曲折、送之鎌
倉、賴朝覽之意決、遂命遠景信房攻之、島又

大日本史 卷一百九十八 三十一

降附事竣歸鎌倉祝髮更名蓮景建仁二年
比企能員謀滅北條氏北條時政令遠景及
仁田忠常發兵襲之遠景曰殺一老夫何煩
兵為可召而誅也乃召能員遠景忠常衷甲
執刃在戶內覘能員至突出斬之建永中遠
景具錄治承以降戰鬪之功希冀恩澤實朝
不省東鑑子政景稱六郎為和泉肥後守天野
仁田忠常稱四郎伊豆人曾我物語名據東鑑
○本書作忠綱
事賴朝見親近從範賴擊平氏於西海賴朝

賜書褒獎東鑑從獵於富士野曾我祐成兄弟
來襲忠常擊斬祐成曾我物語及殺能員又從諸
將攻一幡殺之已而賴家密令忠常及和田
義盛誅時政會時政招忠常賞其勞從者怪
其久不出以為事泄遇害歸家告之第五郎
及六郎乃攻義時於政子所不克縱火而死
忠常途聞變馳赴之為加藤景廉所殺東鑑
○曾我物語載忠常之死
與此異今從本書
下河邊行平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之裔父

大日本史 卷一百九十八 三十一

行義小山政光之弟、爲下總下河邊莊司、因
氏焉。尊卑分脈行平隸屬平氏、而竊通心於源賴
朝、聞源賴政奉以仁王起兵、遣使伊豆、具告
其狀、賴朝大悅、後論將士功、以行平爲莊司
如故、養和初、小山朝政破信太義廣於野木
社、行平引兵赴援、擊義廣於古我、又破之、時
鎌倉草創、民情疑懼、賴朝命行平及北條義
時結城朝光等十人、每夜入直寢室、以爲警
衛、其見親近如此、從賴朝詣鶴岡、有左中太

常澄者、爲舊主長狹常伴謀刺賴朝、竊混儀
從中、賴朝見而怪之、言未發行平擒以獻、賴
朝悅曰、今日事急矣、卿善處之、我賞此功、將
聽所請、行平曰、臣所知邑、每年貢馬、百姓苦
之、請得蠲免、賴朝曰、凡有功見賞、其所以爲
榮者、爵祿耳、卿之所求、不亦異乎、卽令下總
廢別當速蠲之、壽永中、從源範賴擊平氏於
西海、尋召還鎌倉、獻良弓酒饌、賴朝問曰、西
征將士、皆乏糧食、至有逃歸者、卿長役踰年、

而贈遺豐贍得無納賄賂乎行平曰臣在西
海匱乏殊甚以器械易軍食及赴豐後諸將
皆假船於參州臣賣所著甲別雇一小舸身
不戎衣直進入陣斬美氣敦種時有鬻此弓
者製造甚精臣欲得之以獻脫衣買之酒食
則留守家士之所齎若猶有疑則質問于諸
將賴朝嘆其悃悞賜酒謂曰卿有忠勲將賞
以守護往日卿所經歷處欲得何地行平曰
願賜播磨其佳勝有須磨明石賴朝諾而不

果文治中京師多盜賴朝遣行平及千葉常
胤往鎮之常胤有病行平先到京師卽夜分
兵索捕獲盜八人斬而梟首其治倣北條時
政之所爲而不聞于檢非違使廳羣盜驚怖
皆逃去尋歸鎌倉從賴朝擊藤原泰衡與畠
山重忠攻破西木戶國衡於熱借山及泰衡
奔匿賴朝遣行平小山朝政等迹到物見岡
索泰衡至則泰衡又逃因悉殺其兵數十人
行平精射藝建久初還居下總賴朝親作書

名之使賴家學射由是恩眷益渥又賜書以
行平子孫永擬門族初賴朝征泰衡使諸將
各獻武器命行平製鎧曹曹後附笠幟賴朝
異曰笠幟當在鎧袖行平曰祖先秀鄉之製
也士之臨戰必期先登自呼其名使敵聞知
之又設笠幟使吾軍自背後見之以爲標如
移置於袖則在將軍意爾賴朝善之東子行
綱爲左衛門尉尊卑弟政義分脈政義稱四郎擊信太義廣有功賴朝賜常陸

南郡政義患郡多課役訴於賴朝賴朝下書
常陸目代曰政義外掌軍務內勞政事故賞
以南郡而聞每歲公課繁滋百姓愁苦自今
以後正稅之外勿有徵發是歲從源範賴擊
平氏于西海無何鹿島祠官中臣親廣訴政
義掠神宮所領橘鄉賴朝召政義與親廣面
決親廣言政義非政義不爭賴朝笑曰爲祠
官屈生平之勇何在政義曰臣聞鹿島之神
保護勇士可不敬畏哉臣雖有辭不敢自陳

水口本史 卷之九十八 列傳

文治中河越重賴坐源義經事、政義為重賴
婿、以故收食邑、政義有膂力、賴朝造永福寺、
使諸將親輸土木、政義與畠山重忠等挽梁
材、力兼數十人、觀者駭焉。東鑑
葛西清重武藏人、姓平、秩父之別族也、秩父
別當武基之弟曰武常、武常生常家、常家生
康家、稱豐島三郎、康家生清光、稱豐島權守、
清光生清重、稱葛西三郎。平氏系圖、參取源
重之先、世居武藏、父祖皆稱豐島、而清重稱
葛西、葛西在下總、蓋清重兼有其地、因氏焉。

勇武而愛物。沙石集源賴朝之敗奔安房也、檄

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及清光、清重募兵來

會、特諭清重曰、汝固效節於源氏矣。○按本
書當時

清重未屬賴朝、此云效節者可疑、然小坪衣
笠之戰、秩父之族皆與焉、而清重姓名獨無
所見、則其既輸款於賴朝、亦
未可知也、姑存疑、以俟後考、然介居于江戸

河越、恐進退難決、宜早航海而來、辭意尤懇、

賴朝赴上總、遠近來屬者甚眾、而江戸重長

以嘗黨於大庭景親、不肯來降、賴朝遣使招

重長、明日又遣使於清重、令清重誘殺重長、

水口本史 卷之九十八 列傳

江戶葛西同族也、賴朝謂清重無貳心、故命圖之、既而賴朝率兵入武藏、清重與清光先來屬、亡幾重長與族人畠山河越等、亦皆來降、東鑑○源平盛衰記為清重同重長來降、載賴朝命造浮橋之事、據本書考之、其說可疑、今皆不取、賴朝將奪重長地、賜之清重、清重辭曰、益封賜邑、將以庇族類、一身腴瘠、非所問也、今江戶氏於臣為族、如有罪奪地、則願授之他人、賴朝怒曰、汝不受賜、汝邑亦將收之、清重曰、臣今由此得罪、固臣命之窮也、非臣

力所能及、然不當受而受之、臣亦不肯也、賴

朝感悟、乃不收重長地、沙石集○本書不詳其年月、今姑係於此、

賴朝討佐竹秀義而還、途過武藏、以丸子莊

賜清重、館于其家、清重令其妻親執膳供之、

壽永三年、從源範賴擊平氏於西海、有功、賴

朝賜書褒之、文治中、從賴朝擊藤原泰衡、畠

山重忠等既破熱借山之軍也、賴朝將以翼

朝踰山攻城、約束既定、時重忠為軍鋒、清重

與三浦義村等六騎、夜潛過重忠營、踰山先

登直突城門、城兵拒戰、清重手殺獲數人、陸
奧平、賴朝令家臣在奧者悉稟清重節度、又
使清重領平泉郡內檢非違使所事、是役也
賴朝以清重之功居多、屬以重寄、更割伊澤
盤井牡鹿地數所、以賞之、賴朝還鎌倉、留清
重鎮撫陸奧、是歲陸奧禾稼不登、加以兵革、
民不安業、賴朝使清重賑給窮民、清重設互
市、通有無、國中、大治、賴朝感賞、及秦衡故將
大河兼任起兵于出羽、轉入陸奧、賴朝命諸

將擊之、千葉胤正請曰、葛西清重驍勇絕倫、
臣嘗共事、效功於上、總今願與之俱、賴朝許
之、時清重猶在陸奧、迺下書從胤正擊兼任、
兼任敗走、清重馳使告狀於鎌倉、且奏將士
功、既而賴朝以伊澤家景爲陸奧留守、凡陸
奧之事、專令清重家景奉行焉、建久初、從賴
朝朝于京師、賴朝薦爲兵衛尉、初、賴朝選親
臣有武幹者十一人、每夜入直寢室、清重預
焉、後狩于那須野、又選親臣便弓馬者二十

一人、令獨得帶弓矢、清重復預焉。○按曾我物語曰、清

重從獵于富士野、逐鹿墜崖間、馬不得動、清重緩轡徐下、人馬無所毀傷、見者駭歎、賴朝

嘉其精藝、授常陸小栗邑、然本書富士野之獵、不載清重名、故今不取、凡出入

莫不隨從、其在陸奧也、其母在家而疾、賴朝

遣使訪問、且報之、清重其見親遇如此、承元

中與千葉三浦等族入京直瀧口、東和田義

盛之亂、清重力戰有功、沙石集後為壹岐守、雍

髮稱壹岐入道、承久之役、以耆宿不從軍、與

大江廣元等留鎌倉、參決軍謀、調遣兵士、迨

伊賀光宗等作亂、人心匈匈、鎌倉騷然、政子

命清重及小山結城諸將協力鎮撫焉、東鑑子

清親為伯耆守、朝清稱三郎左衛門、時重七

郎左衛門、重村河內守、秩父系圖、參取東鑑、○系圖一說重村作

清秀

八田知家姓藤原、稱四郎下野人、其先出自

關白道兼、父宗綱為下野守、稱八田權守、生

知家、知家為左衛門尉、筑前守、尊卑分脈○

本源義朝子、為宗綱養子、未知是非、穴戶系圖曰、知家母宗綱子朝綱女、稱八田局、平治

大日本史 卷一百九十八 死

之亂、知家、匿宗、綱、家、宗、綱、養、為、子、然、保、元、物、語、有、下、野、人、八、田、四、郎、則、先、是、知、家、既、在、下、野、可、知、而、東、鑑、云、宗、綱、女、嫁、小、山、政、光、為、保、賴、朝、乳、母、疑、系、圖、由、此、致、誤、故、今、不、取、

元之亂、屬源義朝保元物語賴朝起兵、知家兄宇都宮朝綱在京師、知家往歸賴朝、從範賴義、經擊平氏於西海、文治中賴朝擊藤原泰衡、以知家及千葉常胤、別為東海道將帥、率常陸下總兵、會于隈河、有戰功、及泰衡亡、其叔父樋爪俊衡降、賴朝命幽于知家營、俊衡年甚高、自就擒、絕無言語、日夜誦佛經、知家

本崇佛、故深愍之、請賴朝赦之、建久元年、賴朝將朝京師、諸將悉會、而知家未至、賴朝為之不發、及午乃至、賴朝讓之、知家謝曰、前驅後隊、命何人也、賴朝曰、前驅已命畠山重忠、而後隊未得其人、知家請命千葉常胤、賴朝從之、乃發、其見親任如此、知家之邑與多氣、義幹邑接界、爭勢相惡、會賴朝獵富士野、曾我祐成兄弟復父讎、遠近騷擾、知家聞變、將往、乃謀陷義幹、竊使人誘義幹曰、知家將來

大日本史 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 下

大日本史 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 十三

襲當為之備、義幹以為信、勒兵自守、又遣使謂義幹曰、聞將軍狩獵有戒、諸將悉集、我將與公俱行矣、義幹益疑而不聽、知家至富士野、見賴朝譖義幹有姦謀、賴朝召義幹與知家辨晰、義幹不能自明、遂得罪、賴朝薨、賴家嗣、知家與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參決政事、東鑑後薙髮號尊念、清和源氏系圖卒、子知重、宗政、知尚、時家、尊卑分脈知重稱小田氏、養和初、賴朝選善射者直寢室、知重預焉、建久初、從賴朝入

朝、以父故、除左兵衛尉、後為常陸介、宗政稱穴戶四郎左衛門、和田義盛之亂、與義秀格鬪、不克死之、東鑑知尚自有傳、時家稱高野氏、除伊賀守、尊卑分脈文永中、為評定衆、關東評定傳曾孫知宗、及其二子時知、貞知、相續為六波羅頭人、時家弟義勝、有子曰家長、知家養為子、稱中條氏、尊卑分脈為評定衆、關東評定傳除出羽守、承久之難、幕府宿老皆留鎌倉、家長預焉、東鑑首藤經俊、刑部丞、俊通子也、其先出藤原秀

大日本史 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 十三

鄉秀鄉玄孫公光為相模守生公清公清生

助清居參河為主馬首號首藤生助道鑑○東作

資通從源賴義陸奧役有勇名所謂七騎之一

也助道生親清親清生義通○本書一說號

山内○首藤家譜云俊通始任刑部丞生俊

通為瀧口尊卑分脈○首藤家譜一說曰俊

通家出為公光養子歷任上野介下野守通

家在任生子秩滿攜歸京過美濃席田郡司

守部資信請為己子名曰資清及長稱守藤

大夫隸賴義後為主馬首因亦稱首藤其敘

來歷與本書異然本書一說亦云助清本姓

守部氏故亦稱守藤者與家譜合姑附以備

考保元元年從源義朝屬禁旅力戰有功尊卑

分脈保元平治之亂義朝敗走平氏軍進擊之

俊通力戰而死平治物語參取尊卑分脈經俊稱瀧口三

郎亦任刑部丞敘從五位下源賴朝起兵安

達盛長傳檄諭經俊經俊倨傲不禮之大言

曰人至貧賤喪心失守以佐殿之單微欲擊

隆盛之平氏譬如坵壤與富士爭高老鼠瞞

猫兒頭上物非其人而與其謀我不為也遂

從大庭景親攻之東鑑參取源平盛衰記○按盛衰記俊綱子三郎利

氏謂弟四郎利宗曰云云考尊卑分脈及首
藤系圖俊綱無子東鑑亦無所見盛衰記石
橋之戰載改賴朝將士姓名有龍口三郎經
俊則東鑑為經俊事者為得故今參取二書
射中賴朝鎧袖後降賴朝賴朝欲殺之經俊
母賴朝乳母也自詣幕府哀訴曰先臣助道
仕八幡殿為廷尉禪室乳母夫世有功勞平
氏之難俊通從頭殿暴骸沙土經俊之黨于
景親為一時全身計耳當時抗將軍者今多
遭赦宥願以祖先之功贖經俊罪賴朝不答
乃出鎧示之鏃在袖截篋仍留誌姓名處母

垂泣而出既而賴朝赦之壽永三年與波多
野泰通大井實春擊信太義廣于伊勢羽取
山獲其首東鑑文治元年源義經敗走其將伊
勢義盛來襲經俊拒戰破之遂斬義盛源平盛衰
記元久元年平氏餘黨舉兵於伊賀伊勢經
俊時為兩國守護兵寡不能拒守棄守護所
而走平氏遂略二國平賀朝雅擊而平之經
俊亦收散卒助之實朝責經俊奪其職東鑑嘉
祿元年死年八十九首藤子通基幼名持壽

丸稱中山六郎平賀朝雅獲罪於鎌倉敗走

松坂通基射殺之東鑑首藤系圖中山據系圖經俊弟俊

綱尊卑分脈俊綱保元元年與父俊通從源義朝力戰有

功保元物語平治之亂源賴政陣六條河原按兵

不進義朝子義平惡其觀望率俊通等精兵

進突其陣俊綱中矢將墮馬俊通厲聲曰所

傷纔一矢汝何不之忍俊綱勉強據鞍義平

命齋藤實盛曰俊綱創中要害壯士可惜莫

為敵獲實盛乃拔刀擬俊綱曰子創重不可

活御曹司不欲令敵獲卿寧死我手乎俊綱

感喜曰將軍年少不圖待士之厚至於此乃

受刃而死平治物語俊綱弟俊秀幼孤園城寺僧

慶秀收為弟子及長勇敢有膂力以仁王敗

從而南行敵兵追及光明山王中流矢而薨

俊秀苦戰殺傷十餘人遂奔柰良源平盛衰記長門本

平家物語○諸本平家物語並云俊秀力戰而死

金子家忠稱十郎其先出自平高望父家範

居武藏金子邑因氏焉

村山系圖

保元元年家忠

屬源義朝襲白河殿攻為朝所守西河原門

自呼姓名而前為朝怒曰彼不避我矢我愛

其勇挈彼來我見其面高聞四郎前而交搏

家忠倒之四郎兄三郎將斬家忠家忠刺殺

三郎并斬四郎首藤家末前欲射之為朝曰

勇士也舍之我他日得志以彼為臣

保元平物語

治之亂屬義平攻六波羅力戰刀折乞之安

達遠基遠基無副取從士佩刀授之家忠大

喜進入敵軍多獲首級

平治物語

及三浦義明據

衣笠城家忠與畠山重忠等率家屬三百攻

之奮勇血戰鎧上矢如蝟毛遂奪二門義明

為具杯酒犒之曰今日之戰多是武藏相模

之精銳而卿尤為勇壯請快飲奮戰家忠杖

弓三飲謝使者曰我志氣增倍拔城在須臾

矣踊躍而進義明嘆曰壯士也可謂一人當

千命義盛射之中藤平實國將斬之家忠弟

餘一近範肩家忠而去三浦餘一急迫之近

範棄家忠反戰餘一度其不可當而逃近範
追及斬之又肩而去後家忠與近範歸源賴
朝數從軍焉源平盛衰記子家高爲大藏丞家高
子時家稱六郎承久之難屬北條氏有戰功
村山系圖
熊谷直實稱二郎鎮守府將軍平貞盛後也
祖左衛門尉盛方嘗侍北面坐法誅時父二
郎大夫直貞尚幼與乳母亡至武藏依小澤
氏及長膽勇過人熊谷鄉有巨熊爲害鄉閭

患苦之相共定約曰能殺熊者立爲黨長直
貞年十六入山殺熊鄉人喜爲私黨旗頭因
以熊谷爲氏直實幼失所怙與兄直正育於
姨夫久下直光家熊谷家譜直實慷慨剛直嘗代
直光番直京師等輩以代人輕侮之直實不
堪抑屈不請直光而仕中納言平知盛直光
怒奪其所有地直實還鄉會源賴朝起兵直
實與大庭景親等攻之後降賴朝按熊谷家譜曰直
實曾約與梶原景時俱降及賴朝逃真名鶴
碕將自殺直實以其嘗與景時有約止之及

大田本姓 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

景時追至、直實遂申前議、脫賴朝、賴朝攻佐
千尾、與東鑑盛衰記異、姑存備考、賴朝攻佐
竹秀義、直實與平山季重等赴之、先登斬獲、
其功居多、賴朝褒異之、下教書復直光所奪
地、今世地頭職、東鑑壽永三年從源義經攻源
義仲、義仲撤宇治橋備之、軍至河上、季重應
募、先登橋架、澀谷重助佐佐木定綱繼之、直
實亦將趣之、子直家年十六、繼父而進、直實
戒之曰、橋架阨危、我尚難之、汝幼弱、譬之核
未堅、宜俟眾兵至、相憑而濟、直家笑曰、兒豈

秋果乎、何有核之堅脆、大人每苦風眩、宜須
兒扶、乃俱登橋架、直實發矢、殪義仲兵藤太
兼助、源平盛衰記○按異本平家物語、一谷
之役、義經將至鷓越、直實夜潛謂直家曰、我
嚮濟宇治河、心欲先登、為佐佐木高綱所先、
深以為憾、明日進逼城門、以遂吾志矣、直家
曰、營中不見平山季重、疑彼亦有此志、九郎
殿亦每欲為士卒先、今從九郎殿、安得先登、
大人宜速發、直實悅、於是父子轉向城西門、

大田本姓 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

時天未曙、父子自呼姓名挑戰、城兵從櫓上連射如雨、城門未開、謂徒死無益、父子暫憩、李重果至、會城中奏樂、直實嘆曰、播紳之徒、風流如此、我與此輩相殺、何不幸也、既而門開、李重先入、直實父子繼之、城兵平盛嗣藤原忠光及弟景清等精銳二十餘騎圍之、直家中矢、向父請拔、直實曰、創不重、我亦不暇、汝姑待、復馳血戰、諸軍進擊、城遂陷、平氏逃于海、直實追及斬平敦盛、

源平盛衰記○按本書下文曰直實

請敦盛首於義經、并其所攜笛送敦盛、父經盛、事頗可疑、且東鑑等諸實錄無所見、故不取、

李重者、姓日奉、平山系圖稱平山武者、所為右

衛門尉、東鑑後賴朝論一谷戰功、曰直實雖夙

至城門、先入者李重、乃以李重為第一、源平盛衰

記賴朝觀流鏑馬於鶴岡、命直實樹的、直實

憤恚曰、射者騎馬、樹者徒步、似有優劣、臣不

敢奉命、賴朝曉諭曰、擇器從事、我初非優劣

之、且樹的非賤役、新日吉祭御幸之日、樹的

者瀧口本所眾也、是則樹的不貴於射者乎、

今存其故實、汝勿拒、直實固不從、賴朝怒、削其邑、建久三年、與久下直光、爭地界、賴朝親裁決之、詰難數回、直實素訥、不能自辨、明大怒曰、梶原景時黨、援直光、巧言先入、其以臣爲曲宜矣、所證文書無所用、乃投之庭上、走出西侍、拔刀斷髮、瞋目大呼曰、吾不復詣于此矣、遂不還家、馳馬而西、賴朝聞之、遣人處處遮留、直實將赴京師、路值走湯山僧專光、苦諫復初、直實不肯、東鑑遂走京師、投新黑谷

僧源空爲弟子、更名蓮生、

黑谷上人傳

居數年來

鎌倉謁賴朝、自言專歸佛乘、及談兵法、武藝之要、聞者感歎、賴朝苦留之、不聽而去、以承

元二年九月十四日死、豫知死期、告之直家、

直家奔赴之、果如其言、

○黑谷上人傳爲建久二年死

直家

稱小次郎、賴朝嘗謂小山政光曰、直家本朝

無雙勇士、

東鑑

直實亦嘗賜下文、稱曰日本第

一剛者、

神皇正統記

父子共見知、獎如此、承久之

難、從北條時房射戰於勢多、直家曰、敵未可

破衆何不休、乃與衆卧地、飛矢雨下、堅卧不
動、時房亦命罷戰、承久子直國稱平内左衛
門尉、戰死、勢多、東鑑承久記、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八終

